

安门大吉

陈赞平

去年农历八月十三,也就是公历十月二日的一页日历上,父亲用铅笔工整地记着“安门大吉”四个字。其实,从节前开始,父亲就已经购置了二米六四高的淡黄色“松木门”,门楣上镌刻着“耕读第”三个刚劲有力的黑色大字。

野菊花

黄孝纪

那两个金色的门环,涂着深秋暖暖的阳光,让自己安然而快乐。这成为我老家新盖的大门最惹眼的一个细节。

去年国庆长假,我和妻小三口人回到乡下老家。帮助父亲修盖大门时,我很快就发现,在农历八月十三,也就是公历十月二日的一页日历上,父亲用铅笔工整地记着“安门大吉”四个字。其实,从节前开始,父亲就已经购置了二米六四高的淡黄色“松木门”,门楣上镌刻着“耕读第”三个刚劲有力的黑色大字。父亲又请永吉老哥为帮手,准备好了面沙、石砂、木板、砖和水泥等一应物料。我和他是匠人的副帮手。匠人请的是出了名的金师傅。按照测算,我们在十月一日动工打基础,十月二日全面砌砖立门。和水泥、提水泥、抹水泥、印砖、抱砖、砌砖,工序较多。

盖房修院,关键在于匠人,也就是师傅,盖大门更不待说。匠人是整个工程中挑线子的,乃主角,在整项工程中,说他是统帅,或者指挥官、或者领头雁、或者顶梁柱等等,都不为过。他是设计的高手,更是实干的高手,他是农村中懂规划的人,也是精明的土数学家。他只要皮尺或卷尺一搭,口里再念叨一下,多少公分就出来了。

这样的师傅我们用着放心。在师傅的指导和带领下,借着晴好的天气,父亲、永吉和我配合他整整干了四天。师傅性急,催促我们每天从早上七点半开始,上午一直干到十二点半,中途稍作休息,抽一支烟或喝一杯茶的工夫;下午两点半开始,一气儿干到六点半才休息。就这样,朴素、光鲜的大门总算主体完工了,虽然夹在一个基本闲置的园子和一家人左侧院墙的中间,显得局促小气,但是整体看起来十分惹眼和精神,特别是跟以前简陋、窄小的大门相比,简直这就是天堂的大门:耐看、大方、提神、美好。

我不免想起以前的两个大门,感到寒酸。一个是老院的大门,自己乳儿、幼儿、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期一直经历的大门,它牵系着太爷手里修盖的那个家,牵系着家里那几间昏暗的房子,牵系着房子围成的那月自幼儿生长、生活、玩耍的狭窄的小院,牵系着那些从窄窄的大门里出出进进的二十多年时光,因此,自己对当时的大门再熟悉不过了。那是怎样的大门啊?高两米五以内,宽度很小,容不下两个人并排出进。陈旧的窄小的双扇门,涂着淡淡的红色,大概是时间久了,已经斑斑驳驳。大门周遭是土坯垒就的墙,很粗糙的土墙,柴衣都露在外面了。门顶呈两面坡型,整齐的瓦片长满绿苔,春夏秋三季一旦下雨,绿苔上便缀满密密麻麻晶莹的小露珠,而到了冬天,则是冷冷的霜雪将所有绿苔全覆盖了。这是一九九三年之前的物事,至今留给我不灭的印象。

另一个是新院的大门。一九九三年秋,我们付出血汗的努力,终于告别陈旧的纯粹的土木房,住进了砖土木构建的新院。新院里那一溜儿坐北朝南的“五间平”和坐东向西的厨房,其整个面子都砌了一层一层整齐的砖块,十分耐看。父亲四处购置上好的新瓦、新砖、新檩、新椽,搭建了一院令全家人扬眉吐气的新房。在当时,村里人都刮目相看,普遍认为我们告别了贫穷,日子开始好过了。但是新院的大门很寒碜,是简易的搭建,低矮、粗糙、窄小。门框是四根槐木组成的,门板是由两块椿木定做的,门顶搭成利水的模样,两面坡上压了细长的椽子,椽子上铺了细碎的麦草,麦草上摸了稀泥,稀泥上摆放了二三十片瓦。尤其是门两侧受制于一左一右两家的土墙,左边是院墙,高出门顶很多,右边是苹果园的墙,比门顶低些,但紧挨着门侧。这就像一高一低两个粗鲁的汉子,挟持着一个瘦弱的男人。整个门看起来实在不阳光,不大气,不展脱,有些窝。面对如此的大门,我们一家人出出进进二十二年。

现在好了。经过大家八天的共同努力,至农历九月初一,父亲来电话说,大门盖好了。近日,我们抽时间去老家一趟,一见,确乎不凡:灰色的琉璃瓦、拱形瓦和斗型瓦错落有致,鸡爪红的瓷砖十分惹眼,淡黄的门扇和金色的门环搭配协调,在依然温暖的阳光下,整座大门犹如一位慈祥的长者,显得安静、满足。村里的大伯们看了,都说:“立门啊,就是立福,就是撑起一个门户,就是开启一个家园,门立到向上,符合时辰和八字,福自然就来了,就像长流水,汨汨涌流。大门盖得好,命就好,财就旺,人缘也不赖,甚至前途敞亮。因此,盖一座大门比盖一座房子还重要呢!”

是啊,时间的推移和岁月的渐进,逐步改变了老家的大门,前后共三次,前两次的都不景气,现在的大门有着“天翻地覆”的变化,可以荣耀在村里老老少少的视野中,可以荣耀在全家快快乐乐的心情中,可以荣耀在我人生美好的风景线上。

有一个疑问,向来不得其解。

晋代诗人陶渊明归隐田园后,在其《饮酒》诗中写道: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那问题来了,他采的是哪一种菊花?是那些朵儿大的长花瓣栽培菊吗?还是野生的金黄色小菊花呢?采来又是做什么用?

照常理推测,陶渊明曾为县令,是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,虽说归隐,想必到底也是与普通种田农夫有所不同,闲来在篱墙边种几丛长瓣菊花,增添一番兴致,消磨几许时光,也不是不可能。不过,我倒是觉得,或者说更是希望,在深秋初冬的日子,他家篱笆之下,是灿烂盛开的成片野菊花,金黄明丽,气势若燃。这更合乎他此时回归自然,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态度。如此情景之下,不意地观山、看鸟、采菊、饮酒,才更接近一个农民的心境和状态,具有真正的田园味道。

陶渊明的故乡浔阳柴桑,与我的故乡永兴八公分,虽说地理上相隔千里之遥,但江西湖南唇齿相邻,乡村景物大抵相差无几。尤其是那些贴地匍匐生长的野菊花,它们生命力强大,春夏默默,不与百花斗艳,唯在秋冬之交,万物萧疏之时,方才恣意开放,带来蓬勃的生机与美丽。如此情形,在湘赣大地,古今皆然。

在我的青年时代之前,故乡只有野菊花,人们忙于农耕,哪有什么闲工夫栽种人工驯化

阳光和风的味道

谷彦平

在湘南耒阳农村,风干菜与坛子菜一样,是富有特色的一大类食材,是寻常百姓家必备的,也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美味。

夏天是令人愉快的季节,各种蔬菜丰富。乡亲们把多余的菜晒成干菜,贮藏起来,留到冬天和来年春天吃。

在我的记忆中,立秋以后,乡村们就忙着开始晾晒贮备干菜了。之所以选择在立秋之后,是因为这个时候暑气、湿气渐消,晾晒的干菜不易返潮、霉变。另外,这个季节的蔬菜已进入盛产期,做干菜的食材随处可见。每天从生产队收工后,父母便把菜园里的茄子、黄瓜、南瓜、长豆角、四季豆、冬瓜、辣椒等摘下来,采用不同的方式做成干菜。黄瓜、南瓜、冬瓜等简简单单地用刀切成薄片,且每一片儿上最好要带上一小块皮儿,这样吃起来才更筋道。四季豆要剪成条状,长豆角、红辣椒则直接晾晒。经过上述步骤后,父母把切成片状的菜平展地铺陈在团箕里,端到禾坪边的柴垛上去晾晒。

经过几天的暴晒,蔬菜中的水分几乎没有了,种种青菜均失去了原本的颜色和形态,变得干燥萎缩。放在手上,使劲闻一下,有一股比鲜菜更浓郁的香气,还有一股干爽的阳光味道。之后,母亲把精心晾晒好的干菜小心翼翼地将装在一个个干净的塑料袋里,吊挂在阴凉通风的楼枕上。

立冬之后,母亲会开始风干另几种“干板菜”。她把白菜叶、萝卜缨子、凤菜等篮筐弄回家,洗干净,放在烫水里焯一下,趁热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或者屋檐下的竹篱上。萝卜要采用鱼鳞刀法切成螺旋体或简单地切成条状,之后用盐揉搓,沥干水份,然后晾晒烘干。

晾干菜主要在秋季和初冬,吃干菜主要在

的高秆大菊来观赏?山岭、路旁、田埂、江岸、土坎,房屋的周边,野菊花这种长茎绿叶的寻常植物,无处不有。平常的日子,它们与一般的野草无别,并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。

野菊花盛开的时候,一丛丛,一片片,牵牵连连,开得十分热闹。密密的小花紧挨着,如金币,似笑脸,在绿叶的映衬下,黄亮亮得尤为可爱。这时候从旁边经过,一股特有的淡淡香气飘忽而至,令人目悦心怡。

采菊正当其时。野菊花能清热明目,村人常采来泡茶。我的母亲在世时,每年都要采摘很多野菊花,略略一蒸,摊开在簸箕里,放太阳下晒干。如此,这些干菊花的花瓣就不易折碎。干野菊花泡茶,茶汤色泽黄亮,香气氤氲,不过苦味也略有些重。所谓良药苦口,大抵总不能免。

现时的故乡村人,年长者依然爱喝野菊花茶,自采自制。我偶尔回到故乡,喝这种茶的时候,亲友也会馈赠一些,让我带回城里喝。

少小年纪,父母、亲人不断鼓励我勤奋学习,跳出农门,远离农村。及至中年,在喧嚣的城市谋生沉浮近三十年之后,心疲惫倦,我又想复归农村,做一个与大自然相融相处的农民。只是自从我户籍离开了故乡,那里已没有了我的田,也没有了我的土,又怎么还会有我的田园生活和采菊东篱?

寒冷的冬天和初春。在大雪飘飞的季节,当我们腻歪了每天的白菜、萝卜,母亲会在某天早上,小心地从袋子里拿出一把干菜,用脸盆接水泡上半天,原本干瘪的蔬菜因吸饱了水而变得丰满,脸盆里的水也变成黄褐色。母亲把泡好的干菜反复用清水淘洗几遍,此刻的干菜除颜色老旧之外,依稀恢复了过去的样子。之后母亲把干菜从水中捞出来,使劲攥干水分。母亲从柜里拿出一小块肉,将其切成肉丝,用大锅同干辣椒爆炒之后,配以姜蒜,放入泡好的黄瓜干、茄子干或干豆角,再放一点酱油,加半瓢水,先大火旺烧后,再小火慢炖。不到十分钟,一大盘颜色诱人的肉丝干菜就摆放到桌上,那股浓郁的肉香、菜香随着热气扑鼻而来,让人不禁口水横流。用筷子夹一绺儿放入口中,肉丝浓香滑润,干菜柔韧美味。此外,还有浓郁的酱香、蒜香,是家乡的味道,是秋天收获的味道,也是家的幸福的味道。

家里的风干菜,曾撑过我们家不少面子。有客登门,新鲜蔬菜不足,母亲就会用风干菜来弥补,招待客人。家里办喜事,总是有几道风干菜做配角,凑碗头,摆得桌子满满的,办得有脸有面。村里不论谁家办红白喜事,母亲有时送新鲜蔬菜,有时送风干菜,总是尽力帮助别人家圆满完事,有口皆碑。

正是母亲倾心做的那些风干菜,让我度过了那段少吃少穿的岁月。风干菜和坛子菜伴我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。如今离开乡村栖居城市已经二十多年,我时不时总是能吃上母亲从老家带来的风干菜,虽不新鲜,却让我品尝到一缕来自农村阳光的味道,享受一缕来自故乡的风向我的问候。